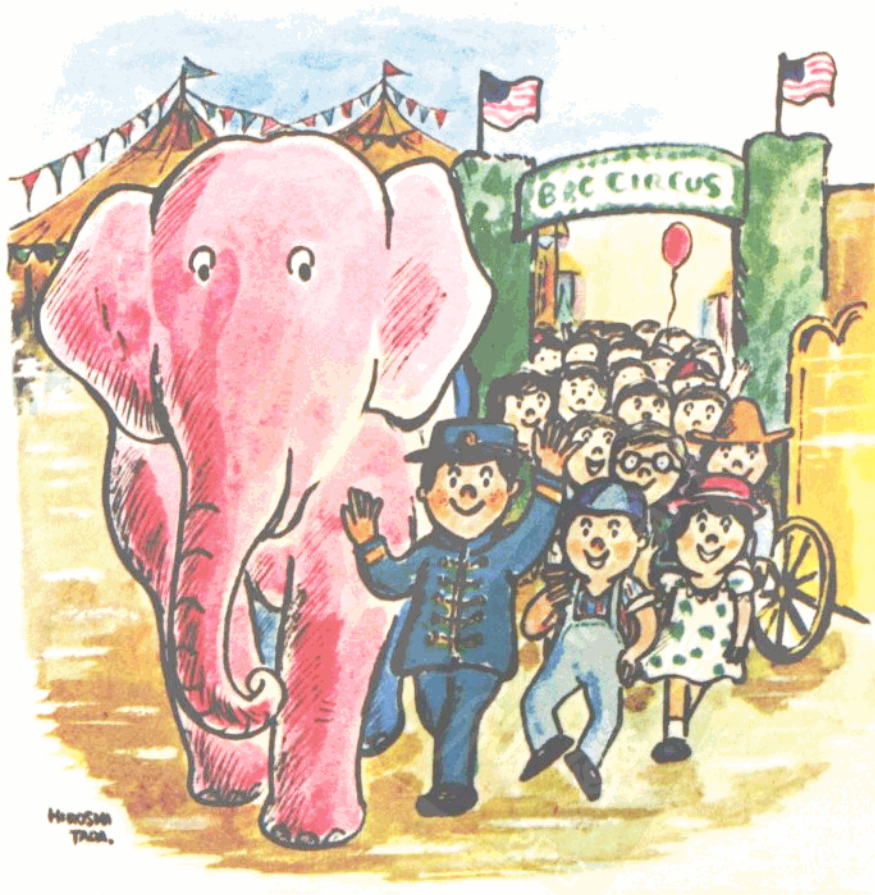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幼年故事叢書 3

小勒姐的搬家

何學文譯



HAROLD
TAN.

勒姐搬家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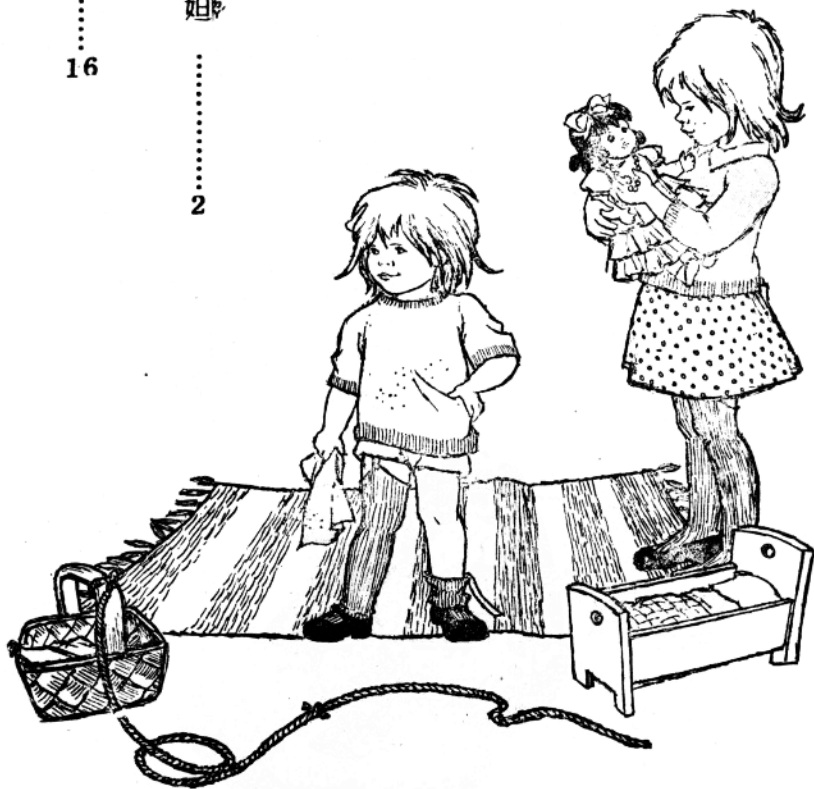
.....

16

每一個人都在欺負勒姐

.....
2

目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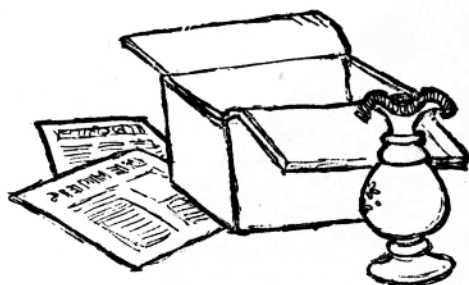


勒姐到了那裡？……………22

客人來了。……………44

夜晚是孤獨一人。……………54

編後語……………64



小勒姐的搬家



它當

每一個人都在欺負勒姐



就在最近，剛過了五歲生日的勒姐，一天早晨，一開始就大發雷霆，氣呼呼地醒了過來，原來，她是做了一個令她非常憎惡的夢，想不到傻里傻氣的勒姐，居然把夢當成是真的，事情也就因此而發生了。

已經是早上八點了，爲什麼勒姐還在睡房裡耍脾氣呢！媽媽擔心地到睡房裡來了。這時，勒姐大聲地嚷叫着：

「每個人都打了我的胖西。（用布縫製的小豬。）」

「誰呀！究竟是誰打了你的胖西啊？」媽媽問。

「就是約納斯和瑪麗亞嘛！」勒姐如此回答。

這時，媽媽說：



「哎呀！勒姐，一定是你做夢啦！你瞧，約納斯和瑪麗亞不是早就上學了嘛！他們那有打你的胖西的閒時間呀！」

「我才不管他們有沒有什麼閒時間，他們真的是打了嘛！我看見了呀！」

勒姐邊說着，一邊用手親切地撫慰着那可憐的胖西。

勒姐的胖西，其實是媽。

媽以粉紅色的布縫製的又胖又可愛的一隻小豬，是她過第三次生日時得到的。那時，不但模樣兒漂亮，而且顏色也非常好看，可是，現在已變成好髒，簡直就像是一隻真的小豬了。

雖然如此，勒姐還是這麼想——胖西是一隻真的熊，因此，一直仍舊叫它爲小熊
胖西。

「哈哈……」。那個東西怎麼會是熊呢？只是個小豬嘛！」每次，約納斯都這樣說。

「笨哥哥！這本來就是熊嘛！」勒姐這麼說，約納斯就哈哈大笑地問：

「好吧，就這麼想吧！可是我問你，到底你是把它當做北極熊呢？還是普通的熊？」

哥哥這麼問，勒姐就如此回答：





「我想，它是一隻豬熊。是啊，一定不會錯的嘛！」

勒姐就是好喜歡這隻小豬熊，晚上都是把它放在自己的床上一齊睡覺。約納斯和瑪麗亞不在時，就是她們兩人，也會談很多很多的事情。

可是現在，滾在一邊的胖西，看來就在哭着；是的，一定是被約納斯和瑪麗亞打了。勒姐自己也在哭，一面撫着胖西說：

「可憐的胖西！我一定會打約納斯和瑪麗亞的。就是替你報仇啊！」

約納斯、瑪麗亞、媽媽和爸爸都是一同住在路邊的黃顏色的家。每天早上，約納斯和瑪麗亞都去上學；爸爸也是上班工作去了。剩下在家的，就是媽媽和勒姐。

「真的，幸虧有可愛的勒姐在家；不然在白天，媽媽真的是孤單一人啦！」

媽媽經常都是這麼說。這時，勒姐也會向媽媽說：

「是啊！幸好還有我，不然，媽媽真的太可憐了。」

可是今天早上，勒姐不這樣講了。因為正生着很大的氣呢，所以一直鼓着小臉，默不作聲地坐在那兒。

因為已到該換穿衣服的時候了，所以媽媽拿出了一件有條紋的毛線衣。這是奶奶替勒姐編織的。

突然，勒姐開口說：

「我不要那件，會刺人嘛！」

「不！絕不會呀！哪，你摸摸看，又軟又滑的。」媽媽耐心地說。



「它就是會刺人嘛！」勒姐摸也不摸就這樣說。

「我要穿絨布的那件衣服！」

勒姐是有一件淡青色絨布的衣服，那是在禮拜天穿的很漂亮的

衣服，而且，今天還只是星期四，而且也只是個很平常的星期四呀。勒姐竟想起要穿它了。

「到了禮拜天，你是可以穿的。今天你就穿這件毛線衣吧！」媽媽說。

「不要！那我就不穿衣服！」勒姐說。

「隨便你吧！」媽媽這樣說了後，就下樓到廚房去了。

就這樣，勒姐獨自一個人衣服也沒穿，鼓繃着小臉留在睡房裡。哦！這並不是說勒姐是赤裸着身體的——她是穿可愛的內衣、內褲，也還穿着襪子和靴子哩。

「可是，這些都要脫掉的話，我不是赤裸裸了嗎。」

勒姐如此告訴了胖西，因為已沒有其他說話的對象了呀！

「勒姐，下來喝熱可可啊！」

媽媽在樓下叫。

「哼，剛剛還說了那句話。」



勒姐這樣獨自說了後，就悶聲不響。

「回答呀！勒姐，你不要喝熱可可嘛！」

媽媽在樓下大聲吼叫起來了

這下，需要好好考慮了。相信媽媽還會一直站在那兒，繼續問着要不要喝熱可可，或者是其他什麼的。可是，勒姐也仍然是不會回答的。媽媽叫時，故不作答，這才是痛快的事哩！

不過，說真的，勒姐的肚子已餓了，好想喝那熱騰騰的可可啲。所以，心裡想已讓媽媽等個夠了後，勒姐抱起胖西，下樓來了。

勒姐慢吞吞地走着樓梯，每段階梯都停了一停。——讓那正爲着這孩子究竟是要不要喝這熱可可而焦慮的媽媽，太早放下了心，才不願意哩！

「不知怎樣了，讓我去瞧瞧。」

勒姐向胖西說了後，走進廚房。

「哦！勒姐，你來了！」媽媽說。

勒姐噘着嘴站在門口。

勒姐是必須要讓媽媽曉得，她是還生着氣呀！

通常，媽媽和勒姐，是一同在餐廳吃早餐的。不管是什麼時候，餐廳真是個愉快的地方。今天早上的餐廳，當然也是一樣。

明亮的太陽爺爺的光，正從窗口照進來，桌上已擺着勒姐的綠



色小碗，碗裡是已倒滿了熱騰騰的可可。可可在旁邊，還放着一大塊乾酪三明治哩。

平常，勒姐的話是最多的了。可是，現在，她一句話也不說了。媽媽坐在那兒也正邊看報紙邊喝着咖啡，什麼都沒說。

終於，勒姐嘆了一口氣，開口說：

「媽，假如媽媽真的希望我喝的話，我就把我的熱可可喝了也可以。」

「媽媽並沒有勉強要你喝的。」媽媽這樣說過後，繼續說：

「而且，你看，你還沒穿好衣服呀！」

其實在這以前，勒姐本來只是悶悶不樂而已的。可是現在的勒姐，正像發瘋似的大怒起來了。

——討厭，討厭的媽媽。要我穿的，就只有那會刺痛人的舊衣服；而且東西也不



給我吃！壞媽媽！

「笨媽媽！」

勒姐踩着雙腳，大聲嚷叫。

「好了！勒姐，夠了，夠了！回去你樓上的房間，靜靜地想想吧！一直到你想通了，變成乖孩子為止喲！」

勒姐以足使隔鄰的貝路易先生的家，也可聽得見的聲音，大吼一聲後，一陣狂風似的穿過餐廳的門，奔回樓上的房間。由於這段時間，勒姐繼續大聲嚎啕大哭着，因此，鄰居的貝路易夫人，搖着頭說：

「哎啊！看來小勒姐的屁股，又挨痛了喲！」

可是這個時候的勒姐，並不是在撒嬌喲，只是覺得滿腹委屈，氣得猛踩着雙腳呀

這時，勒姐忽然瞧見了那件有格條花樣的毛線衣，仍然是擺在椅子上。哦！這件



衣服，再也沒有比今天，更令人覺得發癢、可憎的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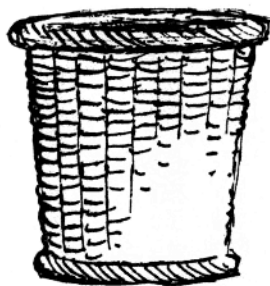
勒姐把毛線衣推落在地上，站了一會兒後，忽然覺得四周靜悄悄的。毛線衣旁邊兒，正有一把勒姐經常用來剪紙娃娃的小剪刀掉在那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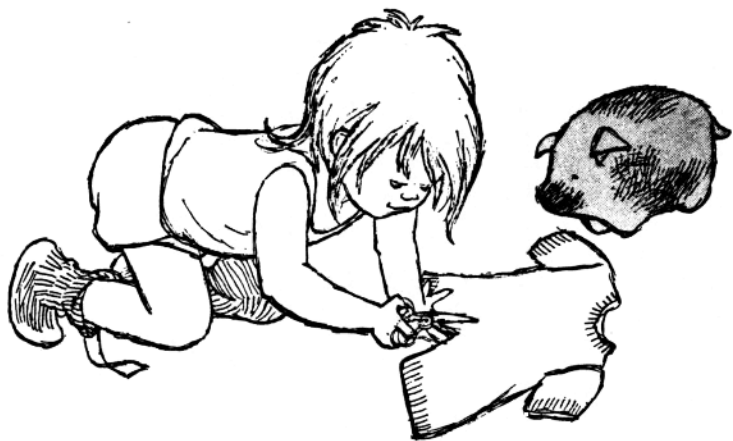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，勒姐一聲不響地拿起剪刀，就開始把毛線衣剪了一個大洞洞啦。

「這是應該的，因為你只會刺人，又會弄得人發癢嘛！」勒姐說着，一邊用手試穿過那個破洞洞。

哦！想不到洞洞會是這麼大呀！手應該穿不過它的呀！可是，手不是已一下子穿過來嗎？多好玩呀！

忽然，勒姐開始擔心起來了。





「對呀！這個洞，就說是狗抓破的吧！」

勒姐如此告訴了胖西。過了一會兒，拿起毛線衣看了又看後，把一邊的袖子也剪掉了。

「就說那隻壞狗，連袖子也給咬掉了吧！」

然後，再把毛線衣高高提起來瞞了有一會兒，終於，又舉起剪刀，剪下了另一邊的袖子。

「哎喲！從來沒見過，有這麼壞的狗喲！」

說着，勒姐搖了搖頭。

可是現在，勒姐才真的是擔心起來了。勒姐把毛線衣捲成圓圓的一團後，就把它塞進了紙簍裡了。
是的！再也不願見到它囉。

就在這時，媽媽在樓下叫着：